



# 我们被碎片化了

严庆 著

## 的生活

移动互联网使得信息爆炸的同时，也使生活丧失了原始的优雅和美感。

知识被碎片化，时间被碎片化，亲情被碎片化。

这些分崩离析的专注，使得事业和爱情走向了另一种形态……

### 影视版权火热洽谈中

# 我们被碎片化了

■ 严庆 著

## 的生活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们被碎片化了的生活 / 严庆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060-9027-8

I. ①我…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8022 号

## 我们被碎片化了的生活

( WOMEN BEI SUIPIAN HUA LE DE SHENGHUO )

严 庆 著

---

策划编辑: 鲁艳芳

责任编辑: 鲁艳芳 刘小兰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027-8

定 价: 39.8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36

## 目 录

## Contents

引 子 .....	001
第一章 高考那年 .....	002
第二章 女神的心愿 .....	018
第三章 关公战秦琼 .....	031
第四章 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	040
第五章 子在川上曰 .....	052
第六章 有 鬼 .....	069
第七章 左边是海水，右边是火焰 .....	085
第八章 暗 涌 .....	104
第九章 山雨欲来 .....	117
第十章 十二年后再相会 .....	133
第十一章 买房风波 .....	150
第十二章 生活是一个垃圾桶 .....	163

第十三章 浮华背后 .....	179
第十四章 梦断香江 .....	190
第十五章 忘记烦恼的最好方法是旅行 .....	201
第十六章 痛快地撒了一回野 .....	215
第十七章 新时代的创业 .....	238
第十八章 深夜食堂 .....	256
第十九章 钱! 钱! 钱! .....	269
第二十章 真相大白 .....	283
第二十一章 彩云易散琉璃脆 .....	298
尾声 这是结局, 不是结束 .....	305

## 引子

### 故事大王新发长微博 引发社会怀旧热潮

激浪网站讯（记者白颜颂 实习生陈鲁遇）又是一年高考时，全国各地众多学子走上了人生的转折路，各地的高考作文题公布后，引起了网友的积极追捧，纷纷撰写范文，中规中矩的、搞笑的、幽默的、嘲讽的，篇篇再创点击率新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高考的广泛关注。同时，微博上知名的故事大王“壮志凌云”发了一篇名为“高考那年——女神的心愿”的长微博，微博内容讲述了当年作者参加高考遭遇查分风波，后来在女神的帮助下顺利进入高校；接着作者投桃报李，为女神出头、替女神打架并帮助女神完成心愿的故事。其中提到了很多当年流行一时的事物，包括红白游戏机、最早的卡拉OK、香辣小龙虾以及去电脑城里装机，等等。

微博发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仅转发率惊人，而且引发了一场有关怀旧的热潮。很多当年亲历此事的朋友，纷纷在微博里留言。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短短十几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工作，对家庭，对生活，对事业，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 第一章 高考那年

1993年，凌云有个好朋友叫聂小星，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跟他是同班同学。

凌云属鸡，那年十二岁，聂小星属猴，那年十三岁。人说杀鸡给猴看，老死不相往来，但属猴的聂小星却是属鸡的凌云最好的朋友。聂小星从小死了爹妈，跟着奶奶长大，奶奶没有正式工作，只靠替人洗衣服、带孩子挣两个小钱。聂小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左邻右舍看着可怜，时常给他个馒头或者半碗干饭，因此聂小星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聂小星长得头大身子小，远远望去，就像麻杆上面顶着一个西瓜，西瓜又把麻杆压弯，走路来弓着身子，摇摇晃晃，歪七扭八，因此得一绰号：“聂小虾。”

聂小星他爹生前在三百里外的江汉油田工作，跟凌云他爹凌三金曾经都是丰田村里的农民。丰田村是个小村子，一共才一百多户，五百来口人，互相之间多少沾亲带故，若按辈分论，凌云还算是聂小星的叔叔。

但两人成为好朋友，倒不是因为叔侄关系。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小学六年中，父母双亡、矮小瘦弱、成绩又差的聂小星，成了班上男生集体欺负的对象。有时上课时，后面的同学会一下接一下地蹬在他背上，弄得他衣服上全是泥巴脚印；有时候在操场上，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把他的裤子扒下来，惹得众人围观，哄堂大笑；最惨的一次是上厕所，几个男生提前合计好，一起尿了一大盆，放在厕所的门上，待聂小星推开门后，尿盆从天而降，泼了他一身。当时正值冬天，衣服不容易干，那尿骚味儿一个礼拜都

没散。

而凌云是班上唯一一个不欺负聂小星的男生，不仅不欺负他，有时候还为他出头，为此凌云没少跟其他男生打架。凌云从小也长得瘦弱，与人打架占不到便宜，于是鼻青脸肿成了家常便饭，回家后没少遭爹妈责骂。那次泼尿事件是凌云打架打得最惨的一次，砖头、板凳、铅笔盒齐上，事后光是额头就缝了三针。对方的几个男生也被打得很惨，头破血流，个个挂彩。当然，最惨的还是聂小星，他左手骨折，石膏绑了三个月。

到了1993年，聂小星小学毕业，整个人不知道吃了什么药，像吹气球一样长大，他皮肤黝黑，又高又壮，胸脯、胳膊、大腿上全是满满的疙瘩肉。一次偶然的机，聂小星被体校老师看中，进了少年田径队，专攻铅球和铁饼，从此再无人敢欺负他了，“聂小虾”的名字也就此销声匿迹了。虽然不再需要凌云保护，但聂小星跟凌云的关系却更进了一步。那几年神州大地流行一种从日本传来的游戏机，名为任天堂红白机，受到无数青少年追捧，凌云所在的小镇也不例外。但这种游戏机价格不菲，一台就要好几百，抵得上镇上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凌云班上三十几个同学，只有坐在他后面的李丽娜买得起。

李丽娜家里开餐馆，吃喝不愁，所以李丽娜无论身高、体重还是胸围、青春痘，各项指标在班级女生之中均名列第一。她平时红光满面，名牌加身，往往脚踩耐克，身披阿迪，举手投足之间颇有“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大姐大意气。不过，李丽娜貌似豪爽好比巾帼英豪花木兰，实则小气胜过抱着金子饿死的葛朗台，她家里虽有游戏机，却看得像传家宝似的，谁也不让玩。当然，想玩也可以，照章收钱，外面的游戏室里，黑白电视机一小时一块，彩电一小时两块，她家里只有彩电，没有黑白电视机，因此两块钱一小时，不打折，不还价，一视同仁，毫无情面。

凌云的父母都是苦哈哈的工人，温饱尚且勉强，没有多余的零花钱让他去玩；聂小星就更不用提了，连去体校的学费，都是老师看他家里条件差的份上，帮他申请全免，平时也没少给他开小灶、打牙祭。

钱没有，还想玩游戏。凌云和聂小星开始跑到游戏室里看别人玩，看见别人玩得热火朝天、大呼小叫，两个人不禁心痒难耐，于是便打起了李丽娜的主意。



一开始，凌云觉得有把握，因为期中考试时他给李丽娜抄过答案，让她得以及格，有情面在。谁知李丽娜视成绩如粪土，对他想去打一盘游戏的请求置之不理，凌云脸皮薄，一气之下不肯再提。聂小星眼睛滴溜溜一转，说我出马，她保准同意。

凌云不服气：“你有什么办法？美人计啊？”

聂小星梗着脖子说：“就凭她？长得像河马似的！”又感慨一声：“美人计啊，那得留给周双佳！”

“得了吧你，看见人家，隔了八丈远脸就红了。”

“你别看不起人呀！我们拿着游戏卡去她家，她还能不让我们玩？”

“游戏卡从哪儿来呢？”

聂小星回头对街边的“盼盼游戏室”努努嘴：“那儿不多得是吗？”

“啊？你是说去偷？不行！绝对不行！”

“哎呀，不是偷！是借！”

“借？人家老板能同意吗？”

“哎呀，我们晚上拿，早上还，有取有还就叫借！”

停了停，又留恋地望了游戏室一眼：“啧啧，魂斗罗多好玩呀，王鹏他们几个玩了一个月了，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哼，如果是我，早通关了！”

“我们被抓住了怎么办？”

“抓不住，看店的老头又瞎又聋。”

“那……那说好了啊，早上一定得还！”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可不想被警察抓到，奶奶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刚开始，聂小星的方法果然有效，借着同学打掩护，一天“借”一次，将好玩的游戏玩了个遍，还不花钱。可惜好景不长，其他同学看着眼馋，纷纷表示要入伙，结果“借”出的游戏卡越来越多，终于……

八月十五这天，学校放半天假。上午凌云、聂小星、王鹏、周瑞、胡浩五个人跑到游戏室里，花了四块钱租了四台黑白电视机，借着换游戏卡的机会，将三盘游戏卡揣进兜里。看游戏室的老丁，六十八岁，是游戏室老板丁发财的爸爸。老丁年纪大了，眼神不好，耳朵有些背。他本来发现不了凌云他们几个，结果王鹏太贪心，拿了三盘还不够，又看中了一盘新出的游戏，名为《三

三国志》，曹操、刘备、孙权轮番上阵，斗的是心眼，玩的是策略，跟其他打打杀杀的游戏迥然不同。正当王鹏将《三国志》揣进兜里时，老丁刚好从旁边经过，人赃并获，王鹏被逮了个正着。

王鹏吓得赶紧扔下《三国志》，奋力挣脱老丁，夺路而逃。其他四人以为暴露了，也纷纷扔下游戏卡，逃了出来。老丁从游戏室里冲出来追赶，别看他又聋又瞎，年纪一大把，速度倒不输给年轻人，他三步并作两步，抓住了凌云。

下午游戏室老板丁发财把这事儿告到了学校，没等班主任逼供，凌云便一五一十地把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还特别指出，聂小星是主谋。

从此凌云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抬不起头不是因为偷东西，而是因为他把同伴招了。最恨凌云的是聂小星：“他招别人没什么，我是他的好朋友，他怎么能招我呢？”

聂小星说完又摸摸胳膊上的伤痕，恨恨地说：“招我没什么，为什么还要说我是主谋呢？害得我被奶奶吊起来打！”

从此两人成了陌路。

半年后，聂小星被市体校选中，去了市里练铅球。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聂小星来找凌云，送给他一张崭新的六合一游戏卡，里面有“脱狱”“魂斗罗”“沙龙曼蛇”“绿色兵团”“赤色要塞”“松鼠大作战”，全是他们最爱玩的游戏。

凌云吃了一惊：“这得上百了吧？你哪来的钱？”

聂小星笑笑：“一分钱不要。”

凌云又吃了一惊：“你还敢偷？上次被你奶奶打得还不够吗？”

“喂，你别老瞧不起我行不行？这钱是我挣回来的，干干净净！”

“你去哪挣的钱啊？”

聂小星“嘿嘿”一笑，不理这句，继续说：“你以后去李丽娜家打游戏不用花钱，我已经跟她说好了。”

看着凌云大惑不解的样子，聂小星拍拍他的肩膀，叹口气道：“美人计成了。”

2013年夏天，凌云带着老婆从上海回老家，在镇上最豪华的“荣华大酒

店”设宴款待聂小星和李丽娜。阔别多年，聂小星显得有点拘束，话不敢随便说，酒不敢敞开了喝，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媳妇。后来看见凌云谈笑风生，毫无架子，这才放下包袱，一杯接一杯，喝得酩酊大醉。

“荣华大酒店”就是当年“盼盼游戏室”的所在地，游戏室倒闭后，老板丁发财不知去向，有人说去了东莞，有人说进了监狱。游戏室改成了网吧，生意一时红火无比；再后来，网吧的生意也不行了，又改成了菜场、超市、洗浴中心，最后变成了“荣华大酒店”。

借着酒意，聂小星拍拍凌云的肩膀：“你小子行呀，小时候见人说话就脸红，现在倒成了网络名人！”

凌云也喝醉了，满脸通红，摇头晃脑道：“哪有我行呀，小时候就能破解游戏卡，捞了第一桶金。现在呢，现在在哪儿发财？”

没想到一句随口恭维的话，却惹得聂小星肝火大旺，他愤愤不平地说：“发个屁！当年还不是被丁发财那狗日的骗了，帮他挣了那么多，却只分给老子一点点！后来在东……呃，广东，那狗日的还……算了算了，越说越有气，不说了！”

接着斜眼瞅了李丽娜一眼，嚷嚷道：“现在更他妈的惨！妈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属母猪的，一碰就有，一下生了三个小子。妈的，老子挣再多也不够他们吃啊！”

李丽娜火了，满头黄毛直竖，浑身肥肉颤抖，一拍桌子，红酒杯应声落地，泼在地毯上，打湿了一大块，像一张愤怒的脸。

“聂小星，你他妈骂谁呢？当年是谁死皮赖脸地跑到我家，跪在老娘面前，说没有我就活不下去！”

聂小星自知失言，马上扇了自己一耳光，又把脸凑到李丽娜面前，涎着脸说：“老婆对不起啊，我酒后失言，胡说八道，请老婆赐打！”

李丽娜抬手刚要打，聂小星如泥鳅一般扭到凌云面前，小声说：“周双佳回国了，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凌云脱口而出，情绪又回到了1993年。

## 二

1993年，周双佳念初一，每天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才能到学校。

九月的一天早上，周双佳刚骑车出家门不远，就发觉脚下不对劲，下车一看，发现车链条断了。附近光秃秃一片，尘土飞扬，无遮无拦，九月的日头又毒，肆意肆虐，劈头盖脸地晒下来，晒得她满脸通红，一头大汗。

正在此时，凌云骑车路过，看见周双佳，停下来问：

“你怎么了？”

“车坏了。”

“我来看看。”

捣鼓了几分钟，凌云站起来，无奈地说：“车链条断了，这可麻烦了，附近又没有修车铺。”

周双佳急得都哭出来了：“那怎么办呀，还有二十分钟就迟到了！”

凌云想了想，把自己的自行车推给周双佳：“你骑我的车去吧。”

“那你怎么办？”

“我知道有一家修车铺离这儿不太远，我推着车，跑得快，应该没问题。”

“这，这不太好吧？”

凌云把头发一甩，摆出一个潇洒的姿势，若无其事地说：“不就是迟个到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谢谢你了。”

顶着烈日，推着断了链条的自行车，凌云走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一家修车铺，把车修好，再赶到学校，已经迟到了两个小时。

早操结束后，全校学生依然没有散去，黑压压挤成一片，兴高采烈地望着主席台。凌云红着脸，举着一张检讨，对着话筒，垂头丧气地念道：“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我深刻认识到这次迟到的严重性，感到非常羞愧。学校一开学就三令五申，一再强调校规校纪，提醒学生不要违反校规，不要迟到。可我却把学校颁布的重要事项当成了耳边风……”

众人哈哈大笑。

待所有人散去之后，周双佳走到凌云身边，递给他一块手帕。

“擦擦吧，看你一头的汗。”

凌云低着头，默默接入手帕，刚准备擦汗，却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犹豫片刻，还是舍不得，又交还到周双佳的手里。

“不用了，过会儿就干了。”

周双佳点点头，又递过来一盘磁带。

“送给你。”

“谁的歌？”

“小虎队。对了，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苏有朋。”

凌云一下脸红了，长这么大，这样的夸奖还是头一回听到。

这天晚上，凌云床头那台用来学习英文的小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在重复欢唱：

周末午夜别徘徊，  
快到苹果乐园来，  
欢迎流浪的小孩！  
不要在一旁发呆，  
一起大声呼喊，  
向寂寞午夜说BYE BYE！

正听得如痴如醉时，外面突然传来他妈妈的一声怒吼：“几点了还不睡觉，明天要不要上学啊！”

这天晚上，凌云失眠了，长这么大，这是他的第一次失眠。

六年过去了，无人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凌云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六年来，凌云除了成绩尚可，其他默默无闻，多了他，太阳照常升起；没了他，月亮依旧出现。而周双佳却成了校园名人。自初一开始，无论大考小考，次次年一级第一，还是班花、校运动会长跑冠军和联欢会上铁打不动的主持人。1999年，十七岁的周双佳身高已经超过一米七，跟凌云站在一起，比他高出半头，像是大姐姐带着小弟弟。

1999年，凌云十八岁。

高考结束才十天，凌云已经寝食难安，如坐针毡，到底考了多少分，能不能上一本？物理最后那道大题实在可惜了，明明已经解出正确答案，结果前思后想又给改错了！还有化学那道选择题、数学那道填空题，以及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应该写雷锋、赖宁，或者焦裕禄、孔繁森啊，怎么就脑子一热，写成了李师师呢？

唉，万一没考好，那就只能复读了，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不说，家里还要花好大一笔钱……

就在十天前，凌云的心里还只有两个字：解脱。和其他同学一样，一出考场，便欢呼雀跃，满脑充血，将堆积如山的教材、教辅、练习册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瞪着双眼，恶狠狠地扑过去，将敌人捏在手心，撕成碎片，然后挫骨扬灰，漫天飘雪，将烈日里的校园变成银装素裹的天堂，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可转眼之间，怎么就变了呢？

比凌云更焦虑的，还有他妈陈惠琴。陈惠琴是山东人，1968年小学毕业，跟着当右派的外公一起从省会下放过来，先是在乡下念初中，接着进了镇上纺织厂做了纺纱女工，后来嫁给了农民出身的钳工凌三金，扎根于这片热土，引出一段佳话，被誉为“旧知识分子改造好的典型”，事后还被厂里奖励，得了一朵大红花和二十块钱奖金。但当时是佳话，后来却成了笑话。同来的姐妹都说陈惠琴傻，熬不住，再等几年便有机会返城，何苦在这穷乡僻壤浪费青春？

对此陈惠琴只是笑笑，说：“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在哪过不是过呀！”话虽如此，陈惠琴还是憋了一口气，在外笑脸迎人，在家却拉长一张脸，常埋怨老公懦弱无能，还苦口婆心地教育儿子：“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考出去，千万不要像你妈这样，一辈子都在这个小地方，被你爸这个八竿子打不出个屁的窝囊废给耽误了！”

凌三金在一边听得清楚，也不反驳，只是摸摸脑袋，叹口气道：“唉！”

结婚之前，凌三金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又技艺高超，车钳刨铣样样精通，像是四月天里的黄鹂鸟，人见人爱，成为厂里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心头肉。结婚以后，凌三金却像秋后哆嗦发抖的蚂蚱，人长得越来越蔫，话也越说

越少，一天下来说不了十句话。十句话中，不得不说的占六句，每句话全是单词，大到厂里买机器，小到家里添碗筷，赞成，是“好”；不赞成，是“操”。另外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者愤怒，都是“唉”。这“唉”来“唉”去的，一直“唉”到了凌云高中毕业。

在凌云的印象里，三十岁之前，从小到大，凌三金就没给他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说过一个好玩的笑话，但有一年例外。1999年元旦刚过，凌三金跟着厂里新来的司机周大头学开车。厂里穷，车也不好，是70年代的老吉普，车身上的绿漆掉了大半，露出一片片难看的灰白，像一个病人膏肓的麻风病人，苟延残喘，奄奄一息。车不好，但周大头的技术高，方向盘盘得虎虎生威，排气管冲得嗡嗡作响，把老吉普开得风生水起，像F1赛场上的法拉利。

开了三个月车，凌三金开始变得话多了，遇见人也会说笑话了，虽然他常讲的笑话只有一个：

有个人，晚上到外面和朋友喝酒，回家晚了，大门紧闭。他拼命敲门，边敲边喊：“老婆，开门啊，开门啊，我错了，保证让你随便打，不还口，不还手！”

过了一会儿，屋里传来一个颤颤巍巍的男人的声音：“你说话算数！”

当时凌云不觉得好笑，只觉得恶心。等过了三十岁再想起来，每次都笑了，还说给别人听，别人也都笑了。一开始凌云觉得他爹当司机，见的人多，话是跟人学的。后来才知道，教会凌三金说话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大头。晚上全家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凌三金“噗嗤”一声笑了，摇着头说：“这个大头。”

凌云知道，他爹人在吃饭，心已经跟着大头去了。从这一刻开始，凌云就有了好奇心，这个周大头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凌三金神魂颠倒、铁树开花？

三八妇女节那天，周大头带着女儿到凌云家做客。没见周大头之前，凌云觉得这个周大头一定是个彪形大汉，身高八尺，声如洪钟，相貌堂堂，就像水浒里的好汉武二郎。见了面才知道，此人高不过五尺，重不过百斤，雷公嘴，鹰钩鼻，就是人如其名，有一颗硕大的头颅，占据了身体的四分之一，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不像武二郎，倒像武二郎他兄弟。更让凌云意外的是，周大头的

女儿竟然是周双佳。

中午五个人一起吃饭，鸡鸭鱼肉摆了一桌，大人喝啤酒，小孩喝雪碧。酒过三巡，也没听周大头说什么，偶尔说两句，也是抱怨厂里效益不好，问凌云成绩如何。倒是周双佳，初来乍到，毫不怯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会儿说年底澳门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一会儿说班上的王鹏买了台电脑品牌机；一会儿说这次的模拟考题特别难；一会儿说他们的校长吴仁宝马上就要调到外地。歇了口气，又说台湾一个歌手下个月要到省城来开演唱会，歌手的老家是在隔壁的镇上。

凌云半天插不上话，此时逮到机会，冒出一句：“谁呀？唱什么的？”

陈惠琴把眼睛一瞪：“别的不关心，就关心这个？”

吓得凌云脖子一缩，埋头拨饭，不再言语。此时周大头打圆场：“小孩子嘛，听听歌，放松一下。对了，我咋听说凌大哥以前在厂里歌唱得特别好听，要不现在来一段？”

凌三金摆摆手：“唉，都是以前的事了，不提了，不提了。”

陈惠琴眉毛一挑，满脸阴阳怪气：“是呀！钱都挣不到，饭都吃不饱，还唱什么歌呀？”

这样的抱怨平时常有，凌三金每次都是“呵呵”两声，一笑而过，但今天当着周大头的面，脸上有些挂不住：“你说什么呢？这些年是饿着你了，还是冻着你了？”

老公的反应吓着了陈惠琴，她先是一愣，待反应过来，柳眉倒竖，一拍桌子，眼看就要大闹酒席。还是周大头反应快，赶紧打圆场：“看今天这菜，有鱼有肉的，不容易呀！”

话音刚落，又意识到这话不妥，马上对周双佳使个眼色：“佳佳，来，给叔叔阿姨唱一个。”

周双佳倒了一杯雪碧，举在面前，流利地说：“凌叔叔，陈阿姨，我以雪碧代酒，敬你们一杯，祝你们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陈惠琴先是一愣，接着才反应过来，一边踢了凌云一下，一边慌忙跟周双佳碰杯：“阿姨谢谢你啊！也祝你学习进步，考上好大学！”

又扭头看着周大头，感叹道：“这闺女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会说话，小



周你好福气呀！”

周大头“嘿嘿”一笑，得意地说：“儿子像妈妈，女儿像爸爸嘛！”

凌云心里嘀咕：“像你？像你就完了！”但嘴上还是一言不发。见儿子半天没反应，陈惠琴只得把话挑明：“凌云，也给你周叔叔敬一杯呀。”

凌云小脸憋得通红，扭捏了半天，始终没有行动。陈惠琴恨恨地说：“人长得蔫，话也不会说，跟他爸一个熊样，一点儿都不像我！”

周大头“哈哈”一笑，摸摸凌云的脑袋：“男人嘛，话不用多，能干就行，小伙子对吧？”

凌云满脸窘迫，无言以对，只对周大头干笑了一声，比哭还难看。

周双佳得意地瞥了凌云一眼，随即哼起一首温柔的情歌：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听着听着，陈惠琴的眼睛红了。

五一劳动节那天，凌三金提着一个蹄膀、两瓶白酒，去看周大头，顺便想向周大头打听在外面开出租车的事儿。就在上个月，周大头辞去厂里的工作，在外面当了出租车司机，据说第一个月就挣了三千，是厂里的好几倍。上午去时，凌三金还满面笑容；下午回来，却是一脸铁青，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突然他像发了疯一样，双手开弓，“啪啪”地拼命扇自己耳光：“我要再开车，我就是婊子养的！”

从这一天开始，凌三金变得跟以前一样沉默，除了必要的吃喝拉撒，在家里再无一句话。陈惠琴的话虽然不少，但内容单一，除了跟乡下的婆婆吵架，